

用科幻手法“翻新”中国历史故事

□ 潘铁豪



科幻思想实验室

栏目主持人：周群

近年来,不少中国科幻作家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历史,将历史题材和科幻元素相结合进行创作,飞氲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蝴蝶效应》用科幻想象力和笔法改写了中国古代历史故事,并将之与国外科幻大片进行巧妙地“嫁接”——每一则故事题材或人物都取自中国历史,但题目都用外国科幻电影的片名。

将科幻元素融入中国历史故事

《蝴蝶效应》分为上中下3个篇章,每个篇章包含不同的小故事,全书共呈现30个各不相同又隐约相连的科幻故事:孔子陷入梦境,急求突破;汉武帝凭借黑色方碑化身星核凝望遥远的地球故乡;郑和不再下西洋,而是去追寻在星际中的遥远时光。京杭大运河变成了连接寰宇的“通天渠”,打开泰山之巅的“苍穹之眼”,让盛世目睹“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奇……

一口气读下来,会发现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30个故事串起30个奇思妙想,堪称一次科幻创作的实验。作者脑洞大开,不求故事讲得严谨与流畅,只管搭建场景,将历史故事逐个“翻新”,在与科幻电影片名的“嫁接”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意象。

用科幻致敬鲁迅《故事新编》

在作品中,作者用科幻的方式致敬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

在安排故事时,小说不断建立与《故事新编》的关联:《回到未来》中的鲁迅答谢过自己的子孙,说要更加努力才可以和未来的人们比肩;《异次元杀阵》中的周树人在无解的魔方世



原作品系艺术家毕横的装置艺术《新财神》,它以关公形象为蓝本,将变形金刚元素与关公形象融合,由老解放卡车零件改造而成。

图为解放牌关羽变形金刚局部。

(飞氲供图)

《作者说

《蝴蝶效应》是我自己最满意的几篇作品之一。

20世纪之前,中国本土文化里没有“科幻”文学。科幻移植到中国后,如何“本土化”?这是一个老问题。《蝴蝶效应》以及收录这篇作品的个人短篇集《中国科幻大片》要做的,正是把西方科幻大片的诸多世界观,嫁接到华夏五千年的民族记忆中,结果产生了某些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奇观。这是只有以深厚的中华文明为沃土才能产生的一种写作可能性。这也是一次双向审视:用酷炫的西洋镜照射古老东方对天命的求索与抗争,既是以镜观象,也是因象识镜。

有朋友说,如果能把这些故事展开来写,会更过瘾。也许以后会这么做,但目前这样也挺好。极简的叙述是落笔时的刻意选择,正如古人撰史,轻轻带过的只言片语,背后蕴藏着说不尽的凝重和沧桑。

——飞氲

走近科幻小说《逐日》中的科学家

□ 付昌义

科幻小说《逐日:空间太阳能电站档案》以空间太阳能电站解决方案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在空间太阳能电站领域的科技竞赛,探讨了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奉献和对新一代科学家的期望。

纵观古今中外科幻史,科幻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科学家形象。

从西方科幻《弗兰肯斯坦》中脸谱式的疯狂科学家,到晚清科幻《电世界》中精通电学知识的“电大王”黄震球,再到新中国科幻《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矢志报国的赵谦教授,再到新时代科幻作品《球状闪电》《三体》《地火》中的林云、丁仪、刘欣……这些科学家不顾个人荣辱得失,“舍身求法”,为科学事业而牺牲……但他们也脸谱化,刻板化,似乎不食人间烟火。

《逐日》中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不仅具备以上作品中科学家的品质,他们身上还有浓浓的烟火气息。他们为了吃美味的来凤鱼而喝



得大醉,因看到网红的视频而哈哈大笑,因项目竞争失利而痛哭流涕……科学家首先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立体鲜活的人。

现有科幻作品中,鲜有表现科学家与科研项目攻关的,《逐日》在

这方面作了示范。

为真实表现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作者多次到科研机构采风。在作品中,不同科研团队之间的科研项目竞争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关于项目的团队组建、预研、申请、开题、中期检查、答辩结项的各个过程的描写,也真实准确。

小说中,不同研究团队虽然相互竞争,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一致对外。故事中,为了研究制定国际领先的空间太阳能电站技术标准,西安、重庆两支团队通力合作,最后联合研发出世界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形象地表现了爱国精神与团结协作精神。

此外,作品中老一辈科学家为了实现国家顶尖技术的突破,主动放弃利益之争,让团队最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加盟对手的团队,并将自己前期的研发成果倾囊相赠的故事,也是真实事件的再现。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协科幻专委会主任)



近日外媒披露:深陷室温超导丑闻的美国物理学家兰加·迪亚斯因涉嫌数据伪造、篡改和剽窃,被其所在的罗切斯特大学解雇。不到一年前,一个韩国研究团队也是因室温超导闹剧而“翻船”。

见诸报章的科学家造假新闻,就我看,虽然不能说很多很频繁,但冲击力和震撼性,确实很大。我的一位学者朋友詹琰曾做过国内外科学家形象的研究,据她讲,公众频繁接触的报纸、电视、网络、科幻小说等媒介,在塑造科学家形象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公众对科学家形象刻板印象认知的主要来源。

我感兴趣的是科幻中的科学家形象,尤其是负面形象。国外有学者曾对222部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家形象进行考察,发现电影的主题多集中于企图介入人类的身体、违反人类的自然规律、威胁人类的健康等令人恐惧的内容。这些恐惧是结合影片中所塑造的科学家形象来传达的。而科幻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科学研究,很少在可允许的科学研究边界之中。

出现这种“状况”固然脱离不开文艺因素(譬如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我觉得,同样还可关联溯源科幻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历程。

1818年,世界上第一部具备完整科幻小说特征的《弗兰肯斯坦》在英国出版。它的作者是年仅21岁的玛丽·雪莱。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弗兰肯斯坦的青年科学家,幻想通过创造自己的生物来理解生命,最终却又被自己所创造的“怪物”所害的故事。“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词,如今在英语中已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涵义:自食其果或作法自毙的人。甚而,成了“疯狂科学家”的代名词。

继玛丽·雪莱之后,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于1886年推出了幻想小说《吉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奇案》(中译为《化身博士》)。小说讲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吉基尔为探索人之内心善恶两种不同的倾向,服下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创造了一个“分”有自己内心全部恶念的化身海德。不料,这个化身贪婪凶暴,干出了杀人越货的勾当。最后,吉基尔因药物失控而心力交瘁,只得自杀了结。这部幻想作品后来为英语词典增添了“Jekyll and Hyde”一词的释义:“有两种不同面目(善恶双重人格)的人”。

此后,一些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渐渐地又从“疯狂”走向了“邪恶”。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1896年发表的《莫罗医生岛》,讲述科学家莫罗在一座荒岛上利用活体改造术制造畸形的、半人半兽的怪物,惹出了大麻烦。1897年发表的《隐身人》,讲的是颇有创造才干的怪人格里芬利用自己发明的隐身术恣意妄为干坏事,最终却因陷入显形困境而落败。

这类科幻作品尽管显得有些离奇乃至危言耸听,但也不无思想启迪意义:先进的科技一旦被毫无人性之人滥用就有可能导致灾难,同时也预示了利用科学反人类的潜在危险。苏联科幻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在1929年创作的《世界主宰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施蒂纳的德国“科学狂人”,他利用自己研制的“思想发射机”去控制和奴役人,妄图主宰世界。此人身上,就有着日后横行于世的希特勒之流的影子。由此可见,科幻作品在其所“介入”的社会问题方面,有时确乎是有那么一点预见性的。

科幻作品中的『另类』科学家

□ 尹传红